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六

七十六回　割髭鬚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

且說馬强担了一天驚怕到了晚間見並無動
覺寬慰對眾人說道今日白等了一天並沒見
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眾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個治
頭子有多大氣脈連嚇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罷眾
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也不想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
個太守也就不聞不問焉有此理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
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裡都不言語一個是小
諸葛沈仲元瞧着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剩
下些渾蟲糊塗概子渾吃渾喝不說理順着馬强的竿兒

往上爬一味的抱粗腿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于九霄雲外端起大杯來哈哈大笑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便起身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沒笑強笑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又提撥着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裡照應馬強更覺歡喜喝茶說話不多時已交二鼓馬強將大衫脫去郭氏也把簪環卸了脫去裙衫二人剛要進帳安歇忽見軟簾忽的一響進來一人光閃閃碧睛暴睛冷森森寶刀生輝惡賊一見骨軟筋酥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不許高聲惡賊便不敢言語北俠將帳子上絲絛割下來將他夫婦綑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到花園解

雙手拍拍拍一陣亂拍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他等衆人皆是在瘟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北俠引着王愷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聽拍掌爲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跟了北俠來至卧室北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凶犯待我退了衆賊咱們方好走路說話間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了證從牕下經過見屋內毫無聲響撕破牕紙一看見馬强郭氏俱各綑綁在地只唬的膽裂魂飛忙忙的告訴了衆了證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衆寇伸手大聖鄧車病太歲張華聽了帶領衆光棍各持兵刃打着亮子跟隨姚成往後面而來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裡持定寶刀專等退賊衆

人見了誰也不敢向前這個說好大身量那個說熊那刀有多亮必是鋒鑹兒快這個叫賢弟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你幫幫哥哥一把兒那個喚仁兄你在前面虛招架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鄧車道你等不要如此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弦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扇着只見發一彈來北俠用刀往懷裡一磕只聽噹啷一聲那邊衆賊之中有個先嗳喲了一聲道打了我了鄧車連發北俠連磕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尤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磕的彈子就猶如打嘎的一般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也有磕丟了的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

從傍邊溜獄過去嗖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提防見刀臨近用刀往對面一削嗆的一聲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外號見叫做鐵頭渾子徐勇這一下幽把小子戳了一個窟窿眾賊見了亂嚷道了不得了祭起飛刀來了這可不是頑的呀我可了不了不是他的個兒趁早兒躲開罷別叫他做了活七言八語只顧亂嚷誰肯上前鬧的一聲俱各跑回招賢館將門懸戶壁關了個結實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要咳嗽俱用袖子握着嘴滕子裡幾着不敢點燈全在黑影兒裡坐着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裡瞭高瞧到熱鬧之處不由暗暗叫好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

那禪子迅速之極只樂得他抓耳撓腮暗暗誇道好本事好目力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又樂的他手舞腳蹈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見衆人一鬨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強如何說俠道已將他夫妻拿獲智爺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即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智化又找着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姚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上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彷彿護送員外一般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遙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氣一路上與他說話

他又乖滑的狠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俩老人家疼愛方習學了些武藝這也是小孩子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爺道令徒狠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賢弟以爲何如智化尚未答言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艾虎原有此意如今伯父既有這此心更是孩兒的造化了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爲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甚麼草率不草率只要心眞義眞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艾虎爬起來快樂非常智化道只顧你磕頭認父如何被他們落遠了快

些遲上要與艾虎道這值甚麼兒只見他一伏身哭哭哭啖登時不見了北俠智化又是歡喜又是讚美二人也就往前趲步看看天色將曉馬強背剪在馬上塞着口又不見言語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俱是犯歹的情由說不得只好捨去性命咬定牙根全給他不應那時也不能把我怎樣急的眼似鑾鈴左觀右看就見智化跟隨在後還有艾虎隨來肩頭背定包裹馬強心內嘆道招賢館許多賓朋如今事到臨頭一個個畏首畏尾全不想念交情只有智賢弟二人相送可見知已朋友是難得的可憐艾虎小孩子天真爛熳他也跟了來還背着包袱想是我應損的衣服若能彀回去倒要多疼他一番他那裡知道他師

徒另存一番心呢北俠見離府衙不遠便與智爺艾虎煞住脚步北俠道賢弟你師徒意欲何往智爺道我等要上松江府茉花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昆仲務必代劣兄致意智爺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裡來的不久原爲到杭州遊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既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兄只得在此躭延幾時俟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再言招賢館的衆冠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大

家暗暗商量就有出主意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裡去又有說上襄陽去決少盤費如何是好又有說向郭氏嫂嫂借貸去又有說他丈夫被人拿去還肯借給咱們盤川吽奔別處去麽又有說陰功話的依我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眾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吶一聲喊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强陷害平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先搶了他的家私溷衆帳說到搶字一擁齊入此時郭氏多虧了丫鬟們懸了那縛哭數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裡還敢出声只用被蒙頭亂抖在一處過一會兒不聽見声響方敢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抛擲在地自己慢慢起來因林

下有兩個了贅藏躲將他三人喚出戰戰兢兢方將美婦
婆子尋來到了天明仔細查看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
飾衣服等物別樣一槩沒動立刻喚進姚成那知姚成從
半夜裡逃在外邊巡風見沒甚麽動靜等到天明方敢出
頭仍然溜進來恰巧喚他他便見了郭氏商議寫了失單
并声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杖姚成急急報
呈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少凶多須早早稟知叔父
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
并失單俱各封妥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且說王愷張
雄將馬強解到倪太守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
兩家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自已情愿以女為質并

無搶掠之事又問他爲何將本府誆到家中招在地牢內馬强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莊內既是太老爺被小民誆去又說招在地牢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小人實實吃罪不起倪太守大怒吩咐打這惡賊一邊掌了二十嘴巴鮮血直流問他不招又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與馬强當面對質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爲質并無搶掠的情節正在審問之間忽見縣裡詳文呈報馬强家中被劫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搶去各物現有原遞失單呈閱太守看了心中納悶我看義士歐陽春决不至于如此其中

或有別項情弊吩咐暫將馬强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居家朱煥章留在衙中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不多時二人來至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强他二人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東西物件你等可曾混動王愷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他那裡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道你等固然不能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王張二人道大老爺只管放心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俱是小人們訓練出來的但凡有點毛手毛脚的小人決不用他太守點頭道只因馬强家內失盜如今縣內呈報前來你二人暗暗訪查訪查同來稟我知道王張領命去了太守又叫倪忠請

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淚流滿面太守將朱絳貞暫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朱煥章更覺傷心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仙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朱煥章反悲為喜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餘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臨着楊子江的江邊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惟恐暴露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殯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為將來認屍之証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

藏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至寶太守何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巳然落下淚來朱煥章不解其意只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邊哭一邊將裡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兩枝合來恰恰成爲一朶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痛哭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畧說大槩朱先生方纔明白連忙勸慰太守道此乃珠還璧返大喜之兆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雖則可悲其實可喜太守聞言纔止悲痛復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倪忠暗暗一力攛掇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爲

媒真是千里婚姻一綫牽定太守亦甚喜意因此倪忠就託王鳳山爲冰人向朱先生說了朱公樂從慨然許允三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瞿九成說錦娘與兒子聯姻親上作親瞿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菴見了娘親就言二事俱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所卽便遷葬父親靈柩拿獲仇家報仇雪恨俟諸事已畢再與絳貞完姻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粧逢俠客

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險些兒叫太守含冤你道如何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言有馬強家

人姚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誑言良民結連大盜明火執杖今奉旨馬強提解來京交大理寺嚴訊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一同來京歸案備質倪太守遵奉來文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自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倪太守將衆人遞的狀子案卷俱各帶好止于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一日來至京中也不到開封府因包公有師生之誼理應廻避就在大理寺報到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證到齊便帶馬強過了一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時一味口刁說太守不理民詞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黑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尚未弋獲等詞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倪太守一一將前

事說明如何裝狀如何私訪被拿兩次多虧難女朱絳貞義士秋陽春容救又如何捉拿馬强惡賊他家有招賢館窩藏衆寇至五更將馬强拿獲立刻解到如何升堂審訊惡賊狡展不應如今他暗暗使家人進京呈揩望乞大人明鑒詳查卑府不勝感幸文彥博聽了說請太守且日歇息倪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衆人遞的兇呈看了一番立刻又叫帶馬强逐件問去皆有强辭狡展文大人暗諳道這廝明仗着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纔橫了心不肯招承惟有北俠打刧一事眞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這廝方能服輸吩咐將馬强帶去收禁又叫人請太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

行俠尚義人皆稱他爲北俠就光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
一樣文彥博道如此說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此
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妥他現在那裡倪繼祖道大約還
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我明白先將大槪情形覆奏看
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至嶽神廟好好看待次日文
大人遞摺之後聖旨卽下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
拿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先見包公包公吩咐了
許多言語白玉堂一一領命辭別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
玉堂餞行飲酒之間四爺蔣平道五弟此去見了北俠
意欲如何白玉堂道小弟奉旨拿人見了北俠自然是秉
公辦理焉敢徇情蔣平道賢弟奉欽命理之當然但北俠乃

尚義之人五弟若見了他公然以欽命自居惟恐歐陽春不受欺侮反倒費了週折白玉堂聽了有些不耐煩沒奈何問道依四哥怎麼樣呢蔣爺道依劣兄的主意五弟到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却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杭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已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理相感他必安安穩穩隨你來京決不費事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肯來京到費了事了五弟聽了暗笑蔣爺軟弱嘴裡却說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拴好行李告別眾人盧方又諄諄囑咐路上小心到了

杭州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五爺只得答應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白五爺洒手道請慢慢步履而行出了城門主僕二人方扳鞍上馬竟奔杭州而來在路行早無非曉行夜宿渴飲饑餐八個大字沿途無事可記這一日來至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也不見官止于報到一來寡自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不准聲張每日料件當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只得自巳喬粧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摺扇搖搖擺擺出了店門時值殘春剛交初夏但見農人耕于綠野遊客步于紅橋又見往來之人不斷仔細打聽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

新開一座茶社名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亭榭橋梁花草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聽了暗隨眾人前往到了那裡果然景致可觀有個亭子上面設着坐位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又有新篁圍繞白玉堂到此心曠神怡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消飲意欲喝點茶再沽酒忽聽竹叢中淅瀝有聲出了亭子一看霎時天陰淋淋下起雨來因有綠樹撑空陰晴難辨白五爺以為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頗可賞雨誰知越下越大遊人俱已散盡天色已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儻然再大起來地下泥濘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為是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用大袖將頭巾一遮順着柳樹行子冒雨

急行猛見紅牆一段都是整齊的廟守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着慧海妙蓮菴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污只得脫下幾要收什收什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硯只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裡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東只顧呼喚相公并沒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角門進去五爺見此光景暗暗忖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唤那小童呢其中必有暗昧待我來站起身來將朱履後跟一倒他趿脚兒穿上來到東角門敲戸道裡面有人麽我乃行路之人因遇雨天晚道路難行欲借寶菴避避雨務乞方便只聽裡面答道

我們這廟乃尼菴天晚不便容留男客請往別處去罷說完也不言語進門也不開放白玉堂聽了暗道好呀他廟內現有相公難道不是男客麼既可容得他如何不容我呢這其中必有緣故了我倒要進去看看轉身來到山門索性把一雙朱履脫下光着襪底用手一摟衣襟飛身上墻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盤內熱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油的板墻也是隨墻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挨身而入見屋內燈光閃閃影射幽窗五爺湖悄悄立于窗外口聽屋內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歇

你們到底是何居心將吾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甚麼規矩像個甚麼體統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音說道相公不要固執這也是天緣湊合難得今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上天尚有雲行雨施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男子道你既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爲何忘了男女授受不親呢吾對你說讀書人持躬如圭璧又道心正而後身修似這無行之事吾是大旱之雲霓想降時雨是不能的白五爺聽外聽了暗笑此公也是書獃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甚麼書論甚麼文呢又聽一個女尼道雲霓也罷時雨也罷且請吃這杯酒男子道唔呀你要怎麼樣只聽噹啷一声酒杯落地砸了尼姑啐道我好意敬你酒你

爲何不識抬舉你休要咬文咂字的實告訴你說俺是不能不信給你個對說看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病在牀的那不是梯樣麼男子聽了着急道如此說來你們這裡是要害人的吾要嚷了呢尼姑道你要嚷只要有人聽的見男子便喊道了弗得了他們這裡要害人呢救人吓救人白玉堂趁着喊叫連忙闖入㕲掀簾道兄台爲何如此喉急想是他們奇貨自居物抬高價了見兩個女尼嚇了一跳那人道兄台請坐他們這裡不正經了弗得的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亦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兄台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名夢蘭乃揚州青葉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裡就在前

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閑步閑步恐有題詠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同莊去取不想落下雨來正在躊躇承他一番好意讓吾廟中避雨吾還不肯他們便再三拉吾到這裡不放吾動身甚的要咧兩咧說了許多的混話白玉堂道這就是吾兄之過了湯生道如何是吾之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接物待人理宜從權達變不過隨遇而安行雲流水過猶不及其病一也兄台豈不失于中道乎湯生搖頭道否否吾猶失于中道似這樣隨遇而安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請問足下安乎白玉堂道安湯生嗔怒道汝安則爲之吾雖死不能相從白玉堂暗暗讚道我再三以言試探看他頗頗正氣須當答救此人

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責備湯生以爲玉堂是個通家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旬一個不過二旬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旬的連忙執壺滿斟了一盃笑容可掬捧至白五爺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盃合歡酒玉堂并不推辭接過來一飲而盡却哈哈大笑那二旬的見了也斟一盃近前道相公喝了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旁看了道豈有此理呀豈有此理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二人却叫何名三旬的說我叫明心二旬的說我叫慧性玉堂道

明心明心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
迷昏昏何時是了說着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却問湯
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
巳氣的低了頭正在煩惱如今聽玉堂一問便道誰呀呀
你還問吾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這還了得放肆豈有
呀豈有此話未說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道哎喲喲
疼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
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
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
跪倒央告道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
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

是他自已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又焉敢相犯望乞老爺饒恕湯生先前以爲玉堂是那風流濫尬之人毫不介意如今見他如此方知也是個正人君子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疼的兩淚交流湯生一見心中不忍却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似這等的賊尼理應治死湯生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請放手罷了玉堂暗道此公孟子眞熟開口不離書便道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裡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愿情愿再也不敢阻留了老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五爺道便宜了你等後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說罷一

鬆手兩個尼姑扎紮兩隻手猶如御了拶子的一般踉踉蹌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忽見軟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着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提着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着湯生道相公爲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我若非遇見這位老爺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既認着了你主僕快些回去罷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罷湯生一抬腿道吾這裡穿着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裡來的呢怎麽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雙一樣呢白玉堂道不用猶疑那雙鞋是我的不信你看說畢將脚一抬果然光着襪底兒呢小童只得將鞋放下湯生告別主僕去了未知

大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尊兄請了大漢道請了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敢小弟姓白名玉堂大漢道哎喲莫非大鬧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草號錦毛鼠不知兄台尊姓大漢道劣兄覆姓歐陽名春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看了多時方問道如此說來人稱北俠號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裡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

在五弟站的那裡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劣兄方回身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呢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如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遲想罷答言原來如此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北俠道很好正要領教二人出了板墻院來至角門旨玉堂暗使促俠假作遜讓托着北俠的肘後口內道請了用力往上一托以爲將北俠擡出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再也不動分毫北俠却未介意轉一回手也托着玉堂肘後道五弟請白玉堂不因不由就隨着手兒出來了暗暗道果然力量不小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此時兩過天

晴月明如洗星光朗朗時有初鼓之半北俠問道五弟到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爲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爲劣兄何事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强在大理寺審訊供出北俠是我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白五老爺是欽命了歐陽春妄自高攀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裡合而爲一商量商量也就完了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又是奉旨又是相諭多大的威風多大的膽量本來又仗着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既然今

日邂逅相逢只好屈尊足下隨着白某赴京便了何必多言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你去未免貽笑于人尊駕還要三思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還是耐着性兒提撥白玉堂的意思誰知五爺不辨輕重反倒氣往上撞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去必須較量個上下那時被擒獲休怪俺不留情分了北俠聽罷也就撥撩不住連連說道好好正要領教領教白玉堂急將花氅脫却摘了儒巾脫下朱履仍然光着襪底兒搶到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趕步也不退步却將四肢略為騰挪止于招架而已白五爺抖擻精神左一拳右一腳一步緊如一步北俠暗道我儘力讓他

他儘力的逼勒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式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身避面就是一掌北俠將身一側只用二指看準脅下輕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登時經絡閉塞呼吸不通手兒揚着落不下來腿兒邁着抽不回去腰兒哈着挺不起身軀嘴兒張着說不出話語猶如木雕泥塑一般眼前金星亂滾耳內蟬鳴不由的心中一陣噁心迷亂實實難受得狠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這比的雖是貶玉堂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北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

道紹劣兄恭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光着襪底呱咭呱咭竟自佯長而去白玉堂來至寓所他却不走前門悄悄越墻而入來至屋中白福見見此光景不知爲着何事連忙遞過一杯茶來五爺道你去給我烹一碗新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軟簾放下進了裡間暗暗道罷了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縧登着椅子就在橫眉之上拴了個套兒剛要脖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縧落下復又結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哼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于此地話尙未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五弟你太濁了只這一句倒把白爺唬了一跳忙回身一

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鼇却是平平正正上面放着一雙朱履惟恐泥汙沾了衣服又是底兒朝上玉堂見了羞的面紅過耳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也不言語便存身坐在椅梲之上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却在牕外悄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濁志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北俠就從椅傍挨入却在玉堂身後噤住就是絲絛連開三次也是北俠解的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竟未知覺于此可見北俠的本領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麽樣難道爲此事就要尋

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麽只好你要上弔咱們倆就搭連
弔罷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話我不明白北俠
道老弟你可眞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
的起你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府的衆朋友並
只好隨着你死了罷豈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麽玉堂
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縧繼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
低低說道五弟你我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見來
何至于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
你臉上有了光彩也不想想把劣兄置于何地五弟豈不
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
欲無加諸人五弟不願意的別人他就願意麽玉堂道依

兄台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叫丁氏昆仲出頭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爲如何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登時豁言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吾兄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裡間來至堂屋与五爺道仁兄請了茉花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頂頭巾合泥金摺扉俱在衣服內夾着呢玉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踪影白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吾十倍真不如也誰知二人說話之間白福烹了一杯茶來聽

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打簾縫一看見一人與白五爺悄語低言白福以爲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恐一杯茶難遞只得同身又添一盞用茶盤托着兩杯茶來至裡間抬頭看時却乃是玉堂一人白福端着茶納悶道這是甚麼朋友呢給他端了茶來他又走了我這是甚麼差使呢白玉堂已會其意便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下茶托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交起出了屋門蹤身上房仍從後面出去不多時只聽前邊丁的店門山響白福迎了出去斗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以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玉

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
上前接過燈籠引至屋內茶尚未寒玉堂喝了一盃又吃
了點飲食吩咐白福于五鼓背馬起身上松江茉花村去
自已歇息暗想北俠的本領那一番的和藹氣度實然別
人不能的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更覺周道比四哥說
的出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衆目所觀既有訪請
二字已然自餒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
意方是萬全之策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裡常說他
好我還不信誰知果然眞好仔細想來全是我自作聰明
的不是了他翻來復去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白福起來
收什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賬主僕二人上茉花

村而來話休煩絮到了茉花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已乘馬隨後離莊門不遠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丁大爺已迎接上來玉堂搶步口稱大哥久違了久違了兆蘭道賢弟一向可好彼此執手兆蕙却在那邊垂手恭敬侍立也不執手口稱白五老爺到了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多多有罪請老爺到寒舍待茶玉堂笑道二哥真是好頑小弟如何担的起連忙也執了手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毋請了安然後歸坐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衆朋友好又謝在京時叨擾盛情丁二爺却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蓽生輝柴門有慶然

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還是有別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丁大爺瞧玉堂臉上下不來連忙瞅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先不說說正經的只是放嘔做甚麼玉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後來到京受職就要告假前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准動身了二爺道到底是作了官的人眞長了見識了惟恐我們說老爺先自說了我問五弟你縱然不能來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爲甚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玉堂笑道這又有一說小弟原要寫信來着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說大哥

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姻我想過不多日就可見面又寫甚麼信呢彼時若真寫了信來管保二哥又說自老五盤問處支假套了左右都是不是無論二哥怎麼怪小弟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丁二爺聽了暗道白老玉他竟長了學問了比先前乖滑多多了且看他月下這宗事怎麼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也不謙讓就在上面坐了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飲酒中間問玉堂道五弟此次果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可丁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道其詳玉堂更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為此事而來十

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蕙道既見過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道二哥差矣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已之絕技慚愧的狠小弟輸與他了丁二爺故意說異道豈有此理五弟焉能輸與他呢這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道言無隙俱各說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他呢只要隨小弟赴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蕙道如此說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讚揚呼好道好兄弟丁

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着了請過來相見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玉堂一看前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忙出坐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暗道幸虧我嘗說了不然這纔丟人呢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爺道此位智化綽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智爺之父與丁總鎮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敘坐北俠坐了首坐其次是智爺白爺又其次是丁氏弟兄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

白玉堂照應北俠大家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真是披肝瀝膽各明心志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更覺關切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粧扮難叟

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廳上閒坐彼此悶悶不樂艾虎一傍短嘆長吁只聽智化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倪太守乃是爲國爲民如今反遭陷害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遇了賊板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剩了馬強也就不難除了丁二爺道與其

費兩番事何不一網打盡呢智化道若要一網打盡說不得要作一件欺心的事生生的訛在他叔姪身上使他賊証俱明有口難分訴所謂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雖想定計策只是提目太大有些難作丁大爺道大哥何不說出大家計較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覇王莊者原爲看馬强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今旣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何不借題發揮一來與國家除害二來剪却襄陽王的羽翼話雖如此說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丁二爺道那四件智爺道第一要皇家的緊要之物這也不必推諉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誆取緊要之物回來

又要有膽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叟得着第三件我等盜了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櫃之內以爲將來的眞贓實犯丁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道此事小弟却能彀只要有了東西小弟便能送去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第四件又是甚麼呢智化道惟有第四件最難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別的事情俱好說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敗全在此一舉此一着若是錯了滿盤俱空這個人竟難得的狠很口 裡說着眼睛却瞟着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智化將眼一瞪道你小孩家懂得甚麼如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

徒弟去了有三盜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以為小孩子
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盜頗有意思連忙說道智
大哥不要攔他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盜說給我聽聽艾虎
道第一小姪自幼在霸王莊所有馬强之事小姪盡知而
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那時我師父尚未到霸
王莊呢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
與事更覺有益這是第一盜第二別人出首不如小姪出
到開封府縣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却是
首甚麽緣故呢俗語說的好小孩兒嘴裡討實話小姪若
個小孩子作個硬証此事方是千真萬真的確無疑這是
第二盜第三盜却沒有甚麽一來為小姪的義父二來也

不枉師父教訓一場小姪見若借着這件事也出長出長大小留個名兒豈不是三益麼丁大爺丁二爺聽了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智化道二位賢弟且慢誇他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他此時只管說到了身臨其境見了那樣的威風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有多大志畧何況又有御賜銅鍘儻若話不投機白白的送了性命那時豈不就悞了大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竪二目圓翻道師父特把弟子看輕了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他縱然是森羅殿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鍘呢兆蘭兆蕙聽

了點頭咂嘴嘖嘖稱羡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如若答應不來你只好隱姓埋名從此再別想出頭了艾虎嘻嘻笑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看是如何說罷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兆蘭兆蕙見他這般光景又是好笑又是可惜只聽智爺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收三弗樓之上是小人親眼見的智爺道如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纔來出

首講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登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對答呢只見艾虎從從容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纔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員外已罪在案別人向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首了罪還輕些因此小人害怕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兆蕙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好對答賢姪你起來罷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丁大爺也著道果然對答的好智大哥你也可以放心了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置方保無虞如今算起來就只第二件事不曾備賢弟且開出個單兒

家丁二爺拿過筆硯鋪紙提筆智爺念道木匣子一軸大蓆簍子一個舊布被褥大小兩分鐵鍋杓黃磁大碗粗碟傢伙俱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童幼女俱可一名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傍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執庫的總管此冠正是他管理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輕是動不着的為甚麽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我們要扮做逃慌的模樣到東京安准了所在劣兄探明白了四執庫盜此冠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背着走呢這就用着蓆簍子了

一邊裹上此抄上用被褥遮蓋一邊叫幼女坐着人不知不覺不覺就同來了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幼女二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丁大爺已然聽得獃了丁二爺道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乃隨着先父在鎮時多虧了他又有膽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而且當初出過力到如今爺弟等嘗理家務如有不周不肯連弟等都要讓他三分此人須可去得當爺道何候過老人家理應容讓他幾分如此說來這老僕家却使得了二爺道但有一件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須將馬强過惡述說一番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方沒有甚麼說的也就樂從

了智爺聽了滿心歡喜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不多時見裴福來到雖則六旬年紀却是精神百倍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又見二官人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務必叫他坐了裴福謝坐便問呼喚老奴有何見諭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欺壓良善如何霸佔田地如何搶掠婦女裴福聽了氣的他擦拳磨掌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打了望誤官司不定性命如何裴福聽至此便按捺不住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尙義難道俠義竟是嘴裡空說的麽似這樣的惡賊何不早早除却三爺道老人家不要着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

上東京走遭不知可肯去否裴福道老奴也是閑在這裡何況爲救忠臣義士老奴更當効勞了智爺道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咱二人權作父子還得要個小女孩兒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智爺道這有甚麼呢逢場作戲罷咧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久已應着老奴要上東京逛去莫若就帶了他去智爺道狠好就是如此罷商議已定定日起身丁大爺已按着單子預備停當俱各放在船上待客廳備了餞行酒席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智爺起身丁氏弟兄送出莊外瞧着上了船方

同艾虎回來智爺不辭勞苦由松江奔至鎮江再往江寧到了安徽過了長江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找了個幽僻去處換了行頭英姐伶俐非常一教便會坐在蒲簍之中那邊簍內裝着行李臥具換着把的橫小簍內裝着傢伙類办又將鐵鍋扣在蒲簍傍邊用繩子拴好裴福跨絆推車智爺背纖拉縴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便將小車兒放下智爺趕着人要錢口內還說老的老小的小年景兒不濟實在的沒有營生你老幫幫啵裴福却在車子傍邊一蹲也說道眾位爺們可憐啵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那不是行好呢英姐在車上也不閑着故意揉着眼兒道怪餓的俺兩天沒吃麻兒呢口裡雖然說着他却

偷着眼兒瞧熱鬧兒眞正三個人糊了個活脫兒在路也
不敢耽擱一日到了東京白晝問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
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裡擱
不住吓趁早兒推開裴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裡推吓官
人道我管你吓你愛往那裡推就往那裡推傍邊一人道
何苦吓那不是行好呢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那裡也僻
靜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若頭子你瞧那不是鼓樓麼過
了鼓樓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那裡去好裴福謝了智爺
此時還提着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吓你不用跑了咱走
罷智爺止步問道爹爹吓咱往那去裴福道沒有聽見那
位太爺說呀咱上黃亭子那行行見去智爺聽了將絆繩

背在肩頭拉着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將英姐抱下來也教他跑跑活動活動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來就在黃亭子台階上舖下英姐困了叫他先睡智爺與裴福那裡睡的着一個是心中有事一個有了年紀到了夜靜更深裴福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至此地可有甚麼主意智爺道今日且過一夜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着只聽那邊噹噹噹鑼聲響亮原來是巡更的二人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甚麼那裡來的小車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他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裡說着一面打着鑼往那邊去了

賀爺見他們去了又在褥簟裡面揭開底屉拿出些細軟飲食與裴福二人吃了方和衣而臥到了次日紅日尚未東昇見一塵人肩頭担着鐵鍁鐝頭又有抬着大筐繩槓說說笑笑順着黃亭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行個好罷太爺們拾個錢罷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睜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嗎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夥子甚麼辭不得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錢也是個沒出息的又聽有人說道到不是沒出息兒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癡了你瞧他這個身量兒管保有一膀子好活等我合他商量商量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illegible]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猻

話說智爺正向衆人討錢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行大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恰好做活的人不敷用抓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夥計你姓甚麽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貴姓王大道好咱們是當家子我也姓王有一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了我去做活呢一天三頓飯額外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願意不願意智爺心中暗喜尚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敢則好甚麽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王大把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爹王大道算了罷算了罷你

不用說了我的怯哥哥對着裴福道告訴你是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願意叫你兒子去智爺道爹呀你老怎麽樣呢裴福道你只管辦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也就殼吃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餑餑餅子也就殼他們爺兒倆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們着咱就走王大便帶了他奔紫禁城而來一路上這些做工的人欺負他是怯坎兒這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麽這個說你替我扛着這六把鍬智爺道便得接過來扛在肩頭那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麽那個說你替我扛着這五把鎬頭智爺道使得接過來也扛在肩頭大家促狹子你也

叫抗我也叫抗不多時賀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鍬鍬頭山一撥王大猛然回頭一看發話道你們這是怎麼說呢我好容易找了個人來你們就欺負趕到明兒你們攆跑了他這圖甚麼呢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麼傻這堆的把偺儕那次起來了這是甚麼樣兒呢賀爺道抗抗罷咧怕咱的說的眾人都笑了總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一時來到紫禁門王頭兒遞了腰牌註了人數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賀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與的比人遠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賀爺道甚麼傍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賀爺道怎挖麼的沒咧做的慢咧傍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鍬我兩鍬也不能那

樣崇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們做還能吃的長麽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喝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護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傍邊人道是了來能你先替着我揉皮俄智爺道俺就替你偎跟哈下腰替那人正撮時只見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王大道上來罷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嗎智爺道沒太理會怎麼剛做活就吃飯兩王大道我告訴你每逢梆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一節鑼就該做活了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是了俺知道了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果然盛了飯大口小口的

吃了個噴鼻兒香細想智爺他乃公子出身如何吃過這樣的粗糲淡飯做過這樣的辛苦活計只因他爲了忠臣義士甯粗至此也就說不得了再者有造化之人自有另外的福氣雖然是粗糲淡飯他吃着也如同珍饈美味王大在傍見他盡吃空飯便告訴他道王第二的你怎麼不吃鹹菜呢智爺道怎麼還吃那行行兒不剋工錢麼王大道你只管吃那不是賣的智爺道俺知不道呢敢則也是白吃的哼有鹹菜吃的更香一天三頓皆是如此到晚散工時王頭兒在紫禁門挨名點數出來一人給錢一分智化隨着衆人同到黃亭子拿着大十錢見了裴福道爹吓俺回來了給你這個短三大就是二百錢裴福道吃了三

頓飯還得錢真是造化咧王頭道明早我還從此過你仍與了我去智爺道是咧裴福道叫你老分心你老行好得好罷王頭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智爺又問道今日如何乞討裴福告訴他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見你不在跟前都可憐我們施捨的多彼此歡喜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計議說道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探明了四執庫便可動手了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着進內做活到了吃晌飯時吃完了略略歇息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智化不知爲着何事左右留神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望上觀瞧智爺也湊了過去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項帶鎖鍊在樹上跳躍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急

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麽好算了罷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嚷的裡頭聽見了叫咱家担不是叫主子瞧見了那纔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麽好呢智爺瞧着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嗎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別呀你就只做你的活就完咧多管甚麽閑事呢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再者儻或摔了那裡呢全不是頑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你也別呀咱家待你灑好兒的這個哆許池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甚麽呢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你要是這麽着你這頭兒也就隄防着罷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倒躭悞事內

相道跑了就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去使他罷我不管了內相對智化道彩討咱家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智爺道俺不會上樹阿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如何全是你鬧的他立刻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王頭兒聽了着急道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不然晚上我的鐵鍬钁頭不定丟多少我怎麽交的下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下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你老不要見怪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智爺原因扎河光着脚兒穿着雙大曳拔趿鞋來到樹下將趿鞋脫下光着脚兒雙手一摟樹身把兩腿一拳哧哧哧猶如

上回的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他連蹦帶跳已到樹杪之上智爺且不管他我了個大杈枒坐下明是歇息却暗暗的四下裡看了方向衆人不知用意却說道這可難拿了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如何禁得住人呢王頭兒提着兩把汗又怕拿不住猴兒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連忙攔說衆位賺就是了莫亂說越說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攔之再三衆人方壓靜了智爺在上面見猴子蹲在樹稍他却端詳見有個斜槎枒他便奔到斜枝上面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衆人下面瞧着個個駭驚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他將脚了兒慢慢的一拾彀着搭拉的鎖鍊兒將指頭一扎就攏住鎖練又

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做個兜兒脚指一拳往下一汎猴子在上面蹲不住咕嚕嚕咕嚕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掉在氈帽裡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就用鎖鍊細好啣在口內兩手倒把順流而下毫不費力衆人無不喝采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眉開眼笑道叫你受之了你貴姓吓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喝碗茶罷智爺接過來一看道這是嗎行行兒王頭道這是銀錁兒智爺道要他幹嗎耶王頭兒道這個換得出錢來智爺道怎麼這鉛塊塊兒也換的出錢來內相聽了笑道眞是怯條子那不是鉛是銀子那値好幾

吊錢呢又對王頭兒道咱家看他真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我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一盃呢王頭兒道老爺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酒喝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梯就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着猴子去了這裡眾人仍然做活到了散工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智化又裝傻道爹吓咱有了銀子咧治他二畝地蓋他幾間房子買他兩隻牛咧王頭兒忙攔住道够了够了算了罷你這二兩來的銀子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沒見過世面治二畝地幾間房子還要

買牛咧買驢的統共攏兒數員個草驢旦子的盡攬麼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智爺道是了俺在這裡恭候王頭道是不是剛吃了兩天飽飯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立刻就撒起京腔來了你又恭候咧說笑着就去了到了次日一同進城呂爺仍然拿了鐵鍬要做活去王頭道王第二的你且擱下那個智爺道怎麼你不叫俺奏了王頭道道是甚麼話誰不叫你奏了連前兒個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你這裡來看堆兒罷智爺道俺看着這個不做活也給飯吃耶王頭道照舊吃飯仍然給錢智爺道這到好了任嗎兒不幹吃飽了竟得賺還給錢兒這倒是鐘鼓樓上雀兒成了樂鴿子了王頭道是不是又鬧起怯燕兒

孤來了我告訴你說這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着一個金絲蟬就上面嵌着寶石番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早就來了內相道今日甚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看堆兒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做活一來叫我瞧瞧二來給你送點心你白嚐嚐智爺接過盒子道這挺硬的怎麼吃耶內相哈哈笑道你真嘔人你倒底打開呀誰叫你吃盒子呢智爺方打開盒子見裡面皆是細巧炸食拿起來攧了攧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動也不動將盒蓋兒蓋上內相道你為甚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參這樣好

東西俺拿回去給伯爹吃去內相此時聽了笑差點頭兒道偺爹不偺爹的倒不挑你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旣是這樣連盒子先擱着少時咱家再來取到了午間只見昨日去候兒的內相帶着送吃食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頭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爲你偺家聽說你叫王第二的看堆兒狠好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甚麼呢又叫老爺費心連忙謝了內相道甚麼話呢說給你喝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王第二的呢王頭兒道他在那裡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做嗎耶俺這裡看堆兒呢王頭兒道你這裡來罷那些東西不用看看丟不了智爺過來內

相道聽說你狠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賀爺道在那裡放着没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去賀爺到那裡拿了盒子隨着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偺家姓張見你灑好的偺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你拿同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裡的你吃了罷小內相打開盒子呌他拿衣襟兜着吃賀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的前仰後合道你呀怯的都不怯了難道你在鄉下就没聽見說過皇宮內院嗎竟會拿着這個當大廟要是大廟豈止短戲臺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嗎賀爺道那邊不是旗桿嗎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賀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

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笑道甚麽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嗎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執庫智爺道這是四執庫內相說哦智爺道俺瞧着這房子全是蓋的四值吓並無有歪的呀怎麽單說他四值呢內相笑道那是單的名兒不是蓋的四值你瞧那邊是緞疋庫這邊是籌備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甚麽智爺道各房上全没有烟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了道你眞嘔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匣子去罷咱家也要進宮去了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擕了匣子回

來到了晚間散工來至黃亭子見了裴福又是歡喜又是
担驚及至天交二鼓智爺紮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别了裴
福一直竟奔内苑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